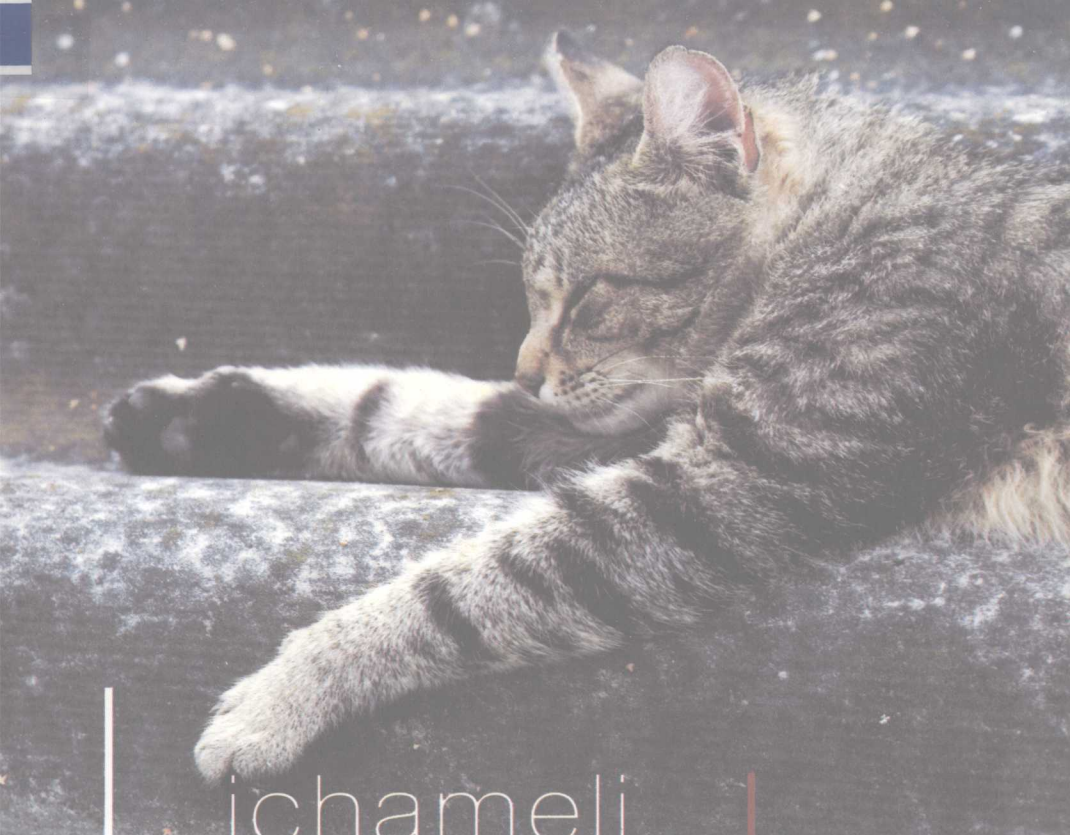




Lichameli
Defening

健身狂想曲

——非运动生活的幸福

[荷] 米达斯·德克思 著

Midas Dekkers

比亚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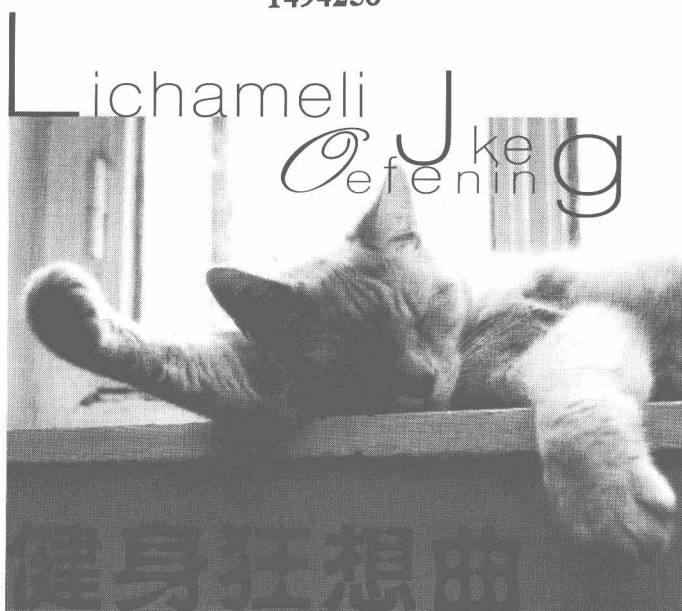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九江学院图书馆



1494258

1500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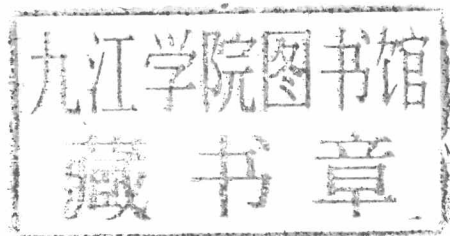


——非运动生活的幸福

[荷] 米达斯·德克思 著

Midas Dekkers

比亚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1—012 号

Lichamelijke oefening © 2006 by Midas Dekk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itgeverij Contact, Amsterdam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健身狂想曲：非运动生活的幸福 / (荷) 德克斯
(Dekkers, M.) 著；比亚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1.8

(双狮译丛)

ISBN 978-7-5360-6283-2

I. ①健… II. ①德… ②比… III. ①体育运动—研
究 IV. ①G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8219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9 2 插页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录

001—— / 第一章 梦想与现实

031—— / 第二章 身体文化

066—— / 第三章 面包加竞技

106—— / 第四章 引擎

144—— / 第五章 假象甚于存在

177—— / 第六章 畸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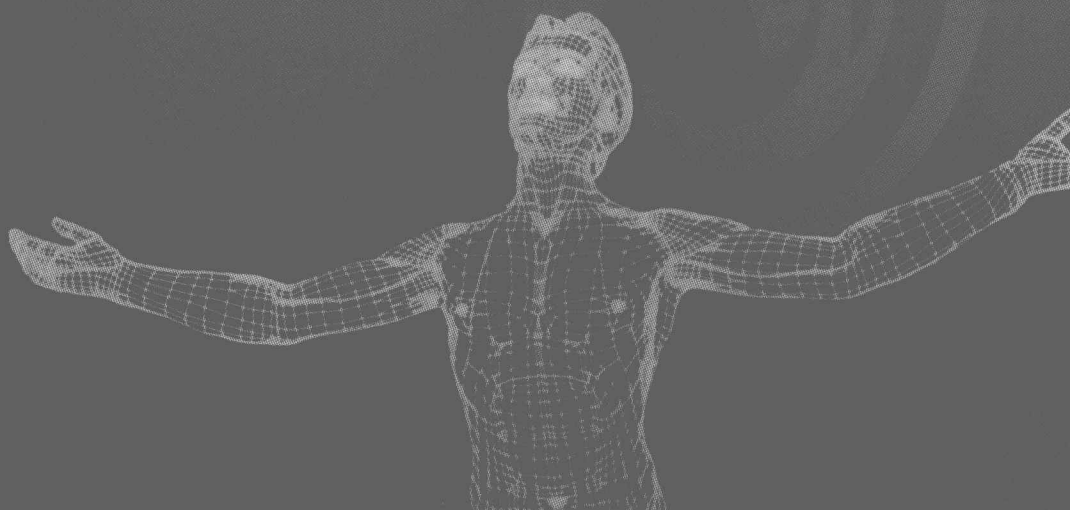
214—— / 第七章 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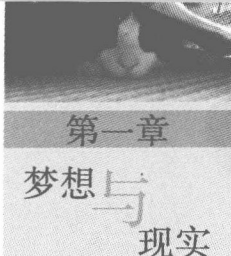
246—— / 第八章 血统记录簿

289—— / 第九章 作为与不作为

326—— / 第十章 “思考运动”

364—— /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梦想与现实

其实所有的事物都藏在某种东西里面。乌龟藏在龟壳里，动物藏在人之内，包打听的鼻子有时候藏到了别人家的事务里，一段文字藏在一本书里，幸福藏在回忆里，如此等等。而且这样也不错。坏水只要还藏在肚子里，坏事还没冒头，就不会干扰到别人。

即使是我们人，也藏在某种东西里面。我指的是藏在身体里。人也是属于身体的。为了追上一只轻快飞舞的小蜜蜂，仔细地观察它，人就得像个熟练司机那样转动自己的头，灵活地使用自己的胳膊腿儿。身体既牵制人的注意力，也给人提供信息。而作为报答，人负责给他的身体提供营养，在它必须“方便”一下的时候，明智地给它找个地方。如果身体生了病，人就得带它去看医生，还得跟它一起受罪。人是家中的主管，是领导和驾驭这整个庞大躯体的那个“小人”，是数以万亿计的细胞的统治者。直到最远端的手指尖和脚趾尖，这全身的领域中，意志就是法律。人像个开明君主那样统治着身体。除了他，谁还能对这整个混沌说应该怎么做？当一架波音 747 飞在高高的云层上时，它看起来是完全无人驾驶地自动飞行着，在实现一种不受干扰的例行机械过程，它比当年由飞行员操纵的那种小小的“福克机”要独立得多。然而一旦这架飞机落回地面，人们就看见了那个坐在驾驶舱窗后的掌舵者，开动和驾驭这个庞然大物的那个“小人”。假设一个人能够通过一只大象的眼睛看到它的内心深处，他肯定也会在那里看见那只真正的动物，一只微型象，它正用小小的长鼻子熟练地触摸转换钮呢。

人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然而我们要问，具体究竟在哪儿？一个人是征用了他的整个身体，还是站在某种驾驶台前指挥着这个身体呢？我们借助于一个实验，能够很容易地解开这个谜团。同时我应该强调一下，这是个思想试验。现在请您直接动手吧，把自己的右腿锯下来。虽说之后走路会有点困难，而且身体将发生很厉害的倾斜，不过截肢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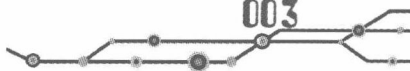
某人还是百分百的他自己。随着截去左脚和两条手臂，情况的改变依然不足为道。之后这个试验任务更困难的部分来到了。身体被一层接一层地切除，器官被一个接一个地摘掉，必要时使用假肢等来替代。例如可以用一个泵来代替心脏，可以用铁肺取代肺脏，对血液进行透析。然而尽管如此，人还是能感觉到他自己。要想把自己看成一个别人，人得接受一次大脑移植才行。不过，即使做完脑移植手术，这大脑还是始终把自己看成自己，它会惊愕地问自己：见鬼，我怎么会坐落到别人的身体里？就像一个每天骑车上班的人，某天突然发现自己错骑在别人的车上。如果我们把这场切除试验一直做下去，一直做到荒谬的程度，最终人们将认识到，整个身体里真正令人钦佩的那个部分实际上是屋顶的那个阁楼。对，我指的是大脑，而且就只是大脑的皮层部分。无数的思想在大脑中翻腾喧闹，各种情感在那里上演着一出出戏剧，爱和恨都来自这个地方。人是住在自己的思想中，而这些思想以头部为家。人不过是他自己的一个转租房客，还是终生遭软禁的。大脑是内容，其余的都只是外包装。假如每个荷兰人一出生，我们就立刻拆掉他们的外包装，那么在最短时间内，希尔摩尼寇小岛（Schiermonnikoog）就将容得下荷兰的全体居民。

而这种情况，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喜欢：大脑总是没法直接在眼前看见它所能思考的东西，大脑从来没有到过任何令人兴奋的地方，大脑也根本没有一个能让它沉湎于自己欲求的肉身。也许作为弥补，人们可以给这个没有身体的大脑配备一架照相机。也许还可以在相机下面安上轮子，再从情趣商店里弄些娱乐配件装配上去。然而，假如所有这些被拆掉包装的大脑都联合起来，那它们用不了多久就会解决没有身体这个问题；而且，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工作，一个全胳膊全腿儿的新人——每个脑细胞的梦想——必将被创造出来。一切将令我们目瞪口呆。也许这个新人根本不能作为“人”被认出来，但是，假如他看上去完全像我

们一样，也有着我们今天这样的也就是经数百万年进化而形成的身体，您也不必吃惊。您的大脑与您的身体配得挺好。顺便说一句，反过来也一样。

把我们自己想象为自己身体的船长，想象为我们脑袋中的那个“小人”，只有很少的人会对此感到困惑。然而指挥这个“小人”的又是谁呢？很久以来这就不是总能说明白的：究竟是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掌握着什么样的缰绳。我们举每天清晨人们在淋浴喷头下的那种情况为例。大家都知道那种迷迷糊糊的情况，人们那时还是半睡半醒的。在热水的冲击下，脑里流淌着各种各样的念头。有些是实用的念头，比如人们之后需要做的事情，偶尔也有人们愿意随便想想的那些念头。不过，有时会有一个问题冒了出来：喂，等下，我现在不会在撒尿吧，不会吧？知道这种情况吧？即使要搞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干了就怕自己干出的那种事，人们不是还要跨出喷头水流之外一步才能确定吗？如果您确实了解这种情况，那么您已经认识了您的自主神经系统。它是大脑的同事，也是大脑的竞争者，您以为已使它完全听命于自己，但它却构成了国中之国。它料理一切您由于过分笨拙而干不来的事情。它知道您的心脏必须跳多快，知道必须往您咀嚼的食物中掺进多少唾液，它也知道为了不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您必须做哪些事。您真该庆幸自己有这样一個如此实用、如此周到的神经系统。不过，有时候它也会工作得太过自主，可能有些男人对此有过切身体验。他们住院时曾有声音亲切，双手轻柔的护士们给他们洗身。于是男人身上那个最自主的部分不由抬起头来。而且有一条：它对“马上躺倒”这样的命令完全置若罔闻。这种情况恐怕是最最令人尴尬的。此时能帮上忙的，只有尽可能去想象自己正在出大力流大汗地挖坑植树，要对付一大堆麻烦。要不就在想象中给自己仔细描绘在风景胜地休六周长假的美好景象。

自己的器官正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候可以使一个人极大地陷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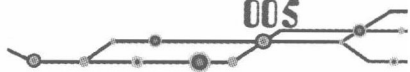
难堪。某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高见，然而他的胃突然不合时宜地大声发出叽里咕噜声，或者大肠在错误的时间决定排放出体内的废气，结果都会让他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刚刚人们还觉得自己是掌管着大地上最美的一个系统的那个主人和大师，下一刻他们就尾随阿姆斯特丹诱人的妓女穿巷而去，或把他们对海洛因发生依赖的身体直接引向灭亡。当人们打算保持清醒时，身体却睡着了；人们打算把每天走的那段长长的漫步路程走完，然而两只脚却罢工了。人们还一再地有这种印象，有时，身体就是想让某人躺到医院的革面硬床上去，而某人最终也真的这样躺到了医院的那张革面硬床上，如果自有住宅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它所谓的拥有者陷入困难的话。而如果宿主也就是身体死去，寄生者也得同时死去，不管这寄生者是体内的带虫囊虫还是精神，情况都一样。

带虫或囊虫这样的寄生虫，无论死活，人们都能在身体中很容易地追踪到它们的踪迹。但是，人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他自己呢？下手抓肯定是不行。抓自己的大腿或抓自己的喉咙都行，但那个本来意义上的自我，靠下手抓可是抓不到的。人们没法与大脑中的那个“小人”直接握手。甚至于，就算人们不仅一点点地把自己的胳膊腿儿、心脏啦肝脏啦全都切除，而且一点点地把脑袋直至最后一小团的大脑切除，也决不会遇上任何我们能称为真正的人的那种东西。它是藏起来的吗？果真如此，人们应该在某个地方不可避免地遇见它。然而事实却是，主持和领导我们身体的那个存在物，并没有它自己的身体。它既不用进食，也不用排泄。顺便说一句，这一切都揭示出一个让知识分子们感到羞愧的认识，那就是思维无需任何的能源。如果说人们哪怕是抬一下小手指，也总要燃烧一卡路里中的极小一部分，那么主持和领导一个身体的那个家伙，它赖以维生的东西似乎比空气还少。对一位现代生物学家来说，事情到此就算了结了。无身体却带有自己的意志的存在物，这不是他要管的事情。但是过去有个时候，情况却不是这样。无身体却带有自己的意

志的存在物，不管它是哪一类的，也不管它有多大，自远古以来就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即：天使和魔鬼、女妖和恶魔、幽灵，以及精神和精灵的那整个王国。

如果人们无法解开一个绳结，最好的做法是直接扯断它。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开始又在哪儿结束，最好的做法是从中间把自己直接分成两半。每个人都已经这么做了，我也跟大家一样是有两部分的。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一种由精神和身体共同构成的双重体。这个双重体只有在精神掌控着身体时才觉得自在，一旦身体接过了领导的角色，我们就觉得不大舒服了。其实我们始终都在期待着精神的掌控。

精神的图像类似一个巨大的热气球。它本身想要一直上升，升到更高的领域中，却被大批沉重的沙袋阻止并羁绊在地面上。那么，人们能不能像从矿砂中把黄金分离出来那样，把精神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在采矿时，人们一遍遍冲洗和过筛矿砂，直到从成吨的矿砂中最终得到大约100克的黄金。为了得到几克的镭，居里夫人用掉了好几卡车的铀矿石。化学家们则从盐类和硃砂中一点一点地把“精神”即所谓的“精”释放出来。“盐精”或可蒸发的盐酸能从盐中逃逸出来，氨其实不是别的，就是“硃砂精”。不过，过去在所有的“精”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是酒精。它像精神那样有流动性。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很幽默，他这种幽默曾经把中学搞得像一场噩梦。他曾经幽默地对我们叫道：“等你们长大了，你们永远得在一列行进的火车上喝干你们的烈酒，知道为什么吗，孩子们？因为酒精是流动的呀！”今天，人们不再管那种我们看不见抓不着的东西叫“精”，而是叫它“气”。这种情况始于生活在17世纪的弗莱蒙学者凡·荷尔蒙特（van Helmont）。气体跟通常的质料不同，它虽然也有物质性，却没有形式。这使得凡·荷尔蒙特想到了原物质，从前地球必定就是从这种原物质中产生的。古希腊人称这种原物质为“卡俄斯”，即混沌。精神来自气，气来自混沌。也就是说，从语言科学的角度





度看，精神无非是一种混乱。

要从盐或葡萄酒中获得其“精华”，人们可以把原材料加热，或者用化学剂去诱发化学反应。但要从人的身体里把精神释放出来，可惜只有唯一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死亡。谁要是死了，他的精神就离弃他的身体，剩下的只是尸体。一具尸体就是个没有精神的身体，而没有身体的精神，那是一个灵魂。从身体的质料部分中最终剩下的只是一些残片，而精神却在开始新的冒险历程。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可以引用一下我的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在这本手册里，插图者为强调此事的奇妙之处，试图把那种不可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于是人们在这本书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精神，像一小片看不见的云那样，正在离开它的身体，以便现在开始自己真正的工作。

这种说法并非出自这本教义问答手册。古代的希腊人就已相信有一种精神存在，它给有诸种有生命的生物灌注了灵魂。这说的是“普纽玛”（Pneuma），那种今天依然以类似方式推动着各种机器的东西。死去的事物不再有“普纽玛”，人是在出生的时候获得了一种精神，它直接潜入人体，为的是在人临死前再偷偷地溜走。不过，对一个人来说，也可能精神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丧失了，由于一个伤口或者通过呼吸的气息。一卷绷带就可挽回这种丧失，呼吸亦可以重新把精神呼唤回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谁患有癫痫，在他那里就是“普纽玛”受到阻碍，它为了寻找一个出口而在身体中东奔西突，所以人才会发生抽搐。

精神没有身体的话，在地球上也干不了太多的事情。所以，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精神转载到任一件什么事情上去，比如以发明创造的形式，以某种长久让人们津津乐道的名人轶事的形式，或者通过一本书、一张唱片。在后面说的这两种事那里，人们还能找到的只是原创者已摆脱所有身体性的那种升华，它已经脱离了作者在世时像磨盘一样挂在身上的所有那些血与肉。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描写了

某人第一次听到留声机时的那种心醉神迷：

他倾听着那些男女歌手的演唱，但他看不见他们。这些人逗留在美洲、米兰、维也纳、圣彼得堡。他们尽可以逗留在那些地方，因为他已经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他们最好的东西，他们的声音，而他非常珍视这种依然十分感性的净化或抽象，这允许他做很好的人为控制，同时避免过于紧密的人际关系带来的不利之处，尤其是就他的同胞即德国人而言。^①

其实，正是这点打动了这位入迷的听众：身体可能无声无息、悲惨地死在世界的另一个尽头，但这个身体的精神却一直还在唱歌。一个遗留下来的身体几乎没有任何用处——也可能只有对第一学期的医学系大学生有用，或者一个供移植手术的器官库会需要它。然而以思想观念的形式或音乐的形式遗留下来的一种精神，却可能在几百年中给人们带来欢乐。

即使对一个人来说，在身体报废之前，从中尽可能多地抽绎出精神也是很明智的。也就是说，这就是所有文化的基础。如果说，人们几乎无法改建自己的身体，不能给自己多加一条腿，顶多能把心脏扩大一些，而那之后还必然听任全身的一切走向衰败，那么一个精神却可以借助于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借助于图书馆特别是日常生活，获得令人惊异的扩展，并走向一些全然出人意料的方向。如果走运的话，到人们去世的时候，他们尽管缺少活力或者有了残疾，但却不像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么愚蠢。

如果说精神比身体站得更高，那么纯粹精神就是那种最高的东西。过去总有这样一些人们，他们一生的任务恰恰就在于追求这些精神性的

① Thomas Mann, *Der Zauberberg*, Fischer, Frankfurt 1990.



东西。在他们眼里，这个把身体喂得过分饕足的地球，不过是去往天堂之永恒的一个台阶而已。为了不浪费任何时间，他们还在地面上时就开始尽可能地精神化。有效的工具乃是祈祷、冥想和内观。不过，精神最快的上升，却是借助于忽视身体达到的。必须丢掉所有的沙袋，从矿砂中把真金分离出来，从外壳中解放出内核，要否定身体。最后这件事是十分费力的事情。身体就像一个小孩，哭哭闹闹不断地要求注意。它要吃要喝要上厕所，要不就是某个地方忽然发痒。还不要提性的问题。身体一会儿觉得冷，一会儿又觉得热。而当它终于停止折腾的时候，它又困了要休息。人们可以尝试一下，找一件很简单但却很费时间的事情去转移身体的注意力，就像人们平时对孩子们做的那样。人们会安置孩子们去做个拼图游戏，要不就让他们钩织一段长长的镂空织物。与这些安排给孩子们的安静做法相反，当精神在工作时，人们经常安排自己的身体去做鼓点敲击，跳些仪式舞蹈，唱些单调的歌曲，或者来回走动。我本人就是这种方法的最佳使用者之一。在写作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好像一只关在笼中的老虎。要我思考但不许活动身体，我是完全做不到的，这就像要一只鸡走动，但不许它点头。我是一只颠倒过来的鸡，在我运动头脑的时候不让我走动是很难过的事。看来，在我的身体与我的精神之间有一种联系，用日常的说法，我的双脚能使我的大脑活动起来，就像一架老缝纫机的动力柄能让缝纫针活动起来那样。这个方法我并不是偶然学会的。我小时候是在教会牧师那儿上学的。当他们有什么事情要好好思考一下，他们就会手里拿本书去走一走。他们称这为“每日祈祷”。在走动中他们从身体里驱除掉那些孩子般的闹腾。其实，人们即使在坐着时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坐在马桶上。那时候身体非常之忙，于是精神就自由了。因为坐马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不会被电话打扰，不会被同住的人打扰，这就能让一个人完完全全地沉浸到一本书当中。卫生间越私密，展开的精神原野就越宽广。有时候人们甚至达

到了如此的理想状态，一本书又那么好，让人完全忘记了他原本为什么来这个地方。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很快地就清除了到这儿来的理由，而要为下一次机会等上一整天。

可惜的是，身体不会长久地让自己被人当成傻瓜耍。它会在某个时候突然饿得厉害，使人不得不中断精神的工作。如果想避免让身体使自己心烦意乱，人可以去惩罚它。整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些圣者，他们鞭策自己并惩罚自己的肉体。还有整个的部族用他们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赤裸膝盖去丈量朝圣的全部旅程。不管怎么说，如果身体因疼痛为求得到注意而叫喊得比原先更响，这很可能根本不是当初想要的那种效果。然而这还是被看成精神对身体的胜利。

人们在开始祈祷和冥想时经常会把眼睛闭上，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情况常常是，两眼几乎还没有闭严，人就已经忘记了他的身体的一大部分。虽说人还能感觉到这个部分，但已经不再像在眼前看到它那样感觉它了。为了感知到某些身体部位，人得用手去触碰或抓一下它们。如果全身泡在浴池中，水温与体温相当，人们会更多地失去对自己的身体部分的感觉。人们对自己身体所能感觉到的，似乎总会比实际情况更多或更少。只要想想这种情况就够了：当人们用舌头舔过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臼齿上的那些凹陷是极端地大。假如人真的不知道一个身体实际上看起来什么样，他会有这样的印象，仿佛自己是由10个指尖和舌头组成的。这些身体部分由于它们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在中枢神经系统那里得到了过分的表现。这种因建立在感觉上而发生了扭曲的身体图像折射出，对各个身体部分的控制力类似于在这样一个专制君主那里的情况，他宁愿不去想自己王国中偏远地方的那些部落，在那儿他的权力从来没能站稳脚跟。就像罗马帝国出于这种原因多次承认它那些遥远的行省的自治，身体的权力中枢也把许多外围任务交付给自主神经系统。像脾脏、肝脏和胰腺这样的器官都知道怎么去做自己的事情，消化是它们





780021

的专职领域。而且在那里几乎没有别的感觉器官能够向中央报告这些行省的甘苦。假如出了什么问题，那总是这些器官的过失：不是心脏不愿意再干了就是肾脏失去作用，要么血压已经太高了。不过，即使是那些在一般情况下独当一面的器官和四肢有时候也倾向于不听话。比如双腿无法保持一动不动，两眼不听使唤。

为了使运作有序，精神如果了解身体，会有不少好处。人们在使用每件器械前不是都应该先阅读一下使用指南吗！现在让我们以汽车为例。为了能够驾驶一辆汽车，人们是否一定要知道一个引擎是怎么工作的？可以肯定，基本上用不着。同样，如果仅仅为了活下去，人们也不需要了解身体的基本血液循环系统或局部血液循环状况，不需要了解一个人究竟有多少节椎骨，不需要了解在如此漫长的一天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驱动着一个脾脏工作。是啊，所有这些人们都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因缺乏解剖知识，满足于做自己的真正自我的司机而不想再进一步的话。人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必须长途跋涉，而有时则做一次小的郊游，不过这些还远远谈不上自我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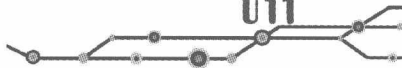
唯一的一个器官，人们无需解剖学研究也能对它有充分了解的，恐怕就是皮肤。但是亲爱的读者，这只是您的外在面。这种认识是表面的，正像您读书时总是只读封皮，要不就像您看过了演出海报，就以为自己很了解某出戏剧。参观博物馆的人们挤在伦勃朗的画作“杜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前，但是他们在那里不可能学到什么解剖学的知识。几乎没有哪个人见过他自己的胰腺或者了解他的副肾的情况，更别提去试一试自己子宫里的温度如何。不管人们怎样经常地照镜子，他们始终只是自己的一个粗略观察者。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在自己的外表上花费了大量的力气。但是，十二指肠用不着睫毛刷，肺脏也不在乎时尚与否。所以，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感性的嘴唇和迷人闪动的眼睛那里。有什么人爱上过一个卵巢吗？像肚子、牙齿和脑袋这些部位，主



要是在疼痛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它们。为了让我们的内脏多少能保持良好情绪，我们尽可能吃得健康，如果胡吃海塞了一顿，还会感到良心不安。我们在室内健身馆和体育俱乐部里训练我们的内脏，其实我们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光是想着健身，而对这整个事情的意义，我们不再追问。

在电视上，假如事情与疾病有关，人们也只是从内部看见人。心脏只是在被移植的时候才显得重要，而食道只有当它被癌症侵蚀的时候才显得重要。如果说，生物学家们从事于对健康动物的研究，那么并没有一门专门的科学，把健康的人选作研究对象；医学仅在人这个物种毁坏的时候才会致力于它。不管怎么样，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卡恩医生（Dr. Kahn）的那本书，我在 12 岁时，很多个夜晚躲在被子下面，凭借手电筒的亮光贪婪地吞食这本书。我在家中的一个柜子后边找到了这本书，里面满是解剖的图片。全部的器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连我作为一个男孩而缺少的那些器官也在内。那时我徒劳地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想要逐一印证在书里发现的所有东西。我无比羡慕地读到，原来在以前的几个世纪，解剖课是公开举办的。人们可以把一个身体拆成一个个的个别零件，就像我对我家的那些老收音机干的那样——不过凭着从中得到的知识我最后总算让它们重新工作了——这个认识扩展了我的视野，而且是直接在我眼前扩展了我的视野。当时，电视已经发明了很久，但是到电视上第一次播放公开的尸体展览，我不得不等了几乎一辈子。一位公民 400 年前在解剖演示上就能看见和闻到的一切，直到 21 世纪才得到公开展示。

1966 年，人们已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奇妙旅程》这部电影。那是航天事业正经历它的繁荣昌盛的一个时代。拉奎尔·韦尔施（Raquel Welch）在三个同事的陪伴下进入一个火箭内舱里。不是为了研究宇宙空间，而是要探究人体这个更令人期待的世界。人们把宇宙飞行器及其





乘坐人员缩小到一个微生物的大小之后，注射到一位患脑瘤的原子物理科学家的体内。然而，在这个医疗队能够抵达肿瘤所在地，用一只激光枪摧毁它之前，他们得穿越淋巴系统构成的一个个山洞，涉过血液循环的一条条瀑布急流，他们遭受了免疫系统的多次攻击，经历了各种各样令人透不过气的冒险。就在医疗队成员的身体即将还原正常尺寸的危急时刻，这些人体旅行者成功逃离。他们挣扎在一颗泪珠的汹涌波浪中，最后获得了营救。

在此之间，我们已经生活在无人驾驶的宇宙旅行时代。虽然我们仍无法做到把人缩小到小图像般大小，但我们在宇宙飞船的领域已经成功做到了很多事情。今天的医生并不向直肠或大血管中发射一只载人火箭，而代之以电子摄影仪。通过一根玻璃纤维制的脐带连线与一个屏幕连接起来，医生就可以追踪这整个旅程。自1983年以来，玻璃纤维的光缆线就使视看移动的远程图像成为可能。好几年以来，肠道专家斯洛博惠岑（Slobhuizen）就使用电话为我现场评述一小口香肠在他自己消化道内的冒险旅程。摄像机附带的小抓手，甚至可以顺便带点旅行纪念品回来。在这之间无线的摄影机也已经问世，体积比一个药片大不了多少，但它们竟能做手术。大肠能把这种药片大小的摄影机从胃部向肛门方向运送。这就是进行内观的一种最初尝试。

人要是像一只鱼虫或一条小鳗鲡那样通体透明，那该多么好啊。上世纪20年代，几个德累斯顿人也有过这个想法。当时依靠生产漱口水公司“ODOL”的资金赞助，在萨克森首府建立了德国卫生保健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要为民提供关于卫生保健的各种可能性的信息，以促进公民保持身体健康。而从1930年起，这个博物馆最有吸引力的注意力焦点就是“玻璃人”。这个高举双臂的透明人体，集器官和胚胎的科学标本为一体。不过，这“玻璃人”其实根本不是玻璃的，而是用最早的人工材料之一赛璐珞做的。这种材料能让我们一览无遗地看到器官模

型的内部，它们之间有总长为 12 公里的电缆密密麻麻地互相连接着，用以表现神经及血管。数以千计的小灯照亮了整个透明的人体模型。

不管您是查看一张老式的地图，还是使用 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导航仪，误入歧途的事总会发生。人体的器官不一定就处于人们感觉到它们的那个地方。或者说，人们并不是在这些器官真正存在的地方感觉到它们。在某次心脏病突发时，人捂住的保准不是心脏呆的那个地方。这是因为感觉遵循的是大脑当中的一张图，而在这张图上，心脏的位置比它实际上要离肩膀近很多。在这张图上，肩部及心脏部位的神经束并列地汇集到中央神经系统中，而这种并列的紧密程度，要比我们依据肩部和心脏的解剖学位置所推测的要近得多。这是因为它们在胎儿阶段彼此间确曾相当贴近；心脏是在胚胎发育很晚的时候才经过喉部下降到胸腔的横膈膜附近。按照胚胎阶段的观察，甚至脾脏也源于喉咙一带的部位。结果是，假如有人踢足球时在脾脏部位挨了一脚，他会在上面靠近左肩的位置感到疼痛。

虽然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知道得很多，但有时候我们依然是自身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糟糕司机。尽管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令人惊恐的是，身体经常还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转。我们一生都在试图驾驶自己的身体，然而始终无法宣称已经掌控了这辆人力车。当我们对自己说“东”的时候，身体却在说“西”。但与身体相反的是，我们多数时候并不诚实。这是因为语言。语言的主要功能是撒谎。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我们不该把听到别人所说的东西完全当真。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彼此洗耳恭听可能是件好事，然而对人类这个物种，我们最好是把耳朵塞起来去了解它。如果去掉环绕在人周围的噪声，我们马上能对人看得更清楚。如果有人想观察人类，那么他应该像生物学家那样做。生物学家已经习惯了他所观察研究的动物都不说话这个情况。生物学家还学会